

電影劇本叢書

巴甫洛夫

巴巴瓦著

藝術出版社

影 劇 本 叢 書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巴 甫 洛 夫

M·巴巴瓦 著

于 敏 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巴甫洛夫

M·巴巴瓦 著

于 敏 譯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65) 字數：88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4 $\frac{7}{8}$ 插頁8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400

定價(6) 0.56元

М. ПАПАВА
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ПАВЛОВ

根据“苏联文学”一九四九年一月号英文版譯出。

內容說明

这个剧本描寫了苏联偉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爲科学的真理而奮鬥的一生。

剧本通过巴甫洛夫以唯物主義觀點、科学的方法对生理学所作的堅持不懈的研究工作，以及与各种各樣的唯心論者頑強鬥爭的过程，表現了他的堅持真理、不屈不撓、滿腔熱誠地爲祖國爲人民服務的精神。

剧本表達了巴甫洛夫深刻的思想感情，刻劃了他那熱情、眞誠、正直、樸实的偉大科学家的性格。

列寧格勒……冰冷的早晨。冷落的涅夫斯基大街還沒有行人。雪正落着。

一輛清除電車道的掃雪機隆隆地駛過去。

捲筒機的勻稱的隆隆聲……一張新的報紙拋上了承接板。

列寧格勒眞理報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電話機旁的編輯，向听話筒喊叫着，壓過了機器的轟鳴：

「是呀！我緩發了第二版……在等着巴甫洛夫病況的醫務報告……」

頭上灰髮梳成舊式高髻的一位婦人站在窗前。下邊，在街上，颳着旋風。汽車開到前門。

从上边的窗子望下去，它們像甲蟲一樣。

一個大房間，牆上懸掛着俄國大畫家的油畫。這是巴甫洛夫的餐室。

符拉第米爾·伊凡洛維奇——巴甫洛夫的兒子——坐在圈手椅裏。一羣就心的學生和同行。窗前站的灰髮婦人是巴甫洛夫的妻子賽拉菲瑪·瓦西里耶夫娜。

鐘形玻璃罩罩着的古鐘打了點。銅鐘的叮噹聲像針一樣穿透白色高門前的寂靜，這門裏邊就躺着巴甫洛夫。

我們看到巴甫洛夫，很像十年以前他的畫像和照片——鬚鬚，濃密的灰色眉毛，深陷的、懇摯而犀利的眼睛。眼睛裏有一種幽默的神色。巴甫洛夫好像陶然於圍在床邊的著名醫生的會診，陶然於他自己的無可奈何。偉大的生物學家坐在床上，醫生們圍立床边。一位醫生在恭謹地敲診巴甫洛夫的背部。賽蒙諾夫站在稍遠一點的地方。

巴甫洛夫的头抬得比診察他的醫生們的头還高。

巴甫洛夫：我們必須擴大夏天的獸欄。冬天的獸欄也擠滿了。牠們都像那樣擠着的時候，誰能進行觀察呢？

賽蒙諾夫：好，伊凡·彼得洛維奇。

巴甫洛夫：我的講演是什麼時候？

醫生們的頭離開巴甫洛夫。

賽蒙諾夫：後天。

巴甫洛夫：我想要延期了吧，嗯？（瞧瞧醫生們。）

醫生們惶恐地互相望望——確實是後天！

「伊凡·彼得洛維奇，請給我們一個診察你的機會吧！」一個醫生請求說。

巴甫洛夫，緊閉了嘴唇，讓醫生診察了一會，於是又說：

「對啦，把赫克的那本書給我送來吧。那個傢伙提出反對意見，可是屁也不懂。英國式的愚蠢！你為什麼摸我的肝臟。不過是平常受涼罷了。好吧，先生們，行啦！」

巴甫洛夫拉上被子，似乎是結束診察的神氣，又躺到枕頭上。祇在這時，病態的垂死的影子才浮現在他的臉上。

醫生們在窗前低聲商談着。

外邊來了更多的汽車。前門那裏有一羣人。

巴甫洛夫閉目躺着。他握起手，拳頭打在床上，好像同疾病在搏鬥。

巴甫洛夫的孫女密洛契卡，跑到人們等着听取醫生們會診結果的房間來了。她顯然是剛剛散步回來。手裏拿着小毛皮外衣和套鞋的嫗姆在追趕她。密洛契卡躲開嫗姆，跑過客廳。小靴子的撲通聲在室內的緊張寂靜中空空地响着。她的父親從椅子上跳起，去阻止她，但密洛契卡已經甩開了房門。一種生命欢躍的樂調和她的小身子一起闖入了病室。管弦樂昂揚地奏着長音調的凱旋歌。

巴甫洛夫以光輝的面容回答這位生命的前驅者。他坐起來，向密洛契卡伸出了手臂。他用心煩的姿勢叫兒子走開。

巴甫洛夫：出去散步了麼？

密洛契卡：嗯。

巴甫洛夫：（用枯老的大手抓住她的小手）不冷嗎，小麻雀？

密洛契卡：一點也不。（瞅瞅窗前那一羣醫生）我們院子裏有一座雪山，那麼高啊！

房門終於開了，醫生們剛走出來就被包圍了。

光剩下巴甫洛夫和密洛契卡。

巴甫洛夫：（嬉笑地）喂，密洛契卡，我相信我們可以單獨呆一会啦！

但密洛契卡給一種什麼稀罕新鮮的玩意兒迷惑住了。她拿出椅上匣子裏的放血器，一行行擺在桌子上。巴甫洛夫微笑地盯着她的活動。他的視線掠過放藥的桌子，停在床對面的一張油畫上，這是一幅列維坦的風景畫。湍急的河景——這是奧卡河，或是伏爾加河。傍晚。遼闊的空間。音樂中听出俄國古歌的音調。它蕩漾在病者的床上，蕩漾在放藥的小桌上，和那放着放血器匣子的椅子上。樂聲昂揚，充溢着房間，接着就听到……

……奧卡河上碼頭工人的歌唱。穿了學生短制服的青年巴甫洛夫和他的哥哥在奧卡河畔散步。黃昏。夕陽染紅了的浮雲。遠地風車的暗影襯在天上。河上处处浮騰的霧氣，像捲雲一樣。歌聲。回到床边。巴甫洛夫沉入深思。

「我是到哪兒去了呢？」他低聲自語說。

里亞山的周圍。巴甫洛夫和德米特里沿木製的側道走着。

兩個穿了氈靴的老人——雖然這是夏天——靠草舍的牆坐着，扶着拐杖。他們盯着走過去的身影。

老人甲：那兩個學生是誰？

老人乙：他們是彼得神父的兒子。三個兒子，可是沒有一個承繼衣鉢的。

教堂敲起晚禱的鐘聲。老人摘下帽子，劃十字。

巴甫洛夫和德米特里向前走着……一個沒戴帽子的婦女在石子路上追趕一隻受驚而咯咯叫的母雞。乳房丰满的姑娘們在門外嗑葵花子。帶門廊的小木板房——一種屋前花園的安靜。晚禱的鐘聲。單調的淒涼的嗡嗡聲落到這悠然的地方，像春季沉沉的雨滴。

巴甫洛夫：多麼倦人的地方啊！德米特里，你夢到過你急急忙忙向什麼地方奔去，兩腿拚命跑，但還是站在原地麼？這簡直是可怕。

德米特里：（微笑地）我祇知道吃了聖母餅以後才這樣。

巴甫洛夫：這對於我倒是一種醒着的夢呢！我覺得似乎要向哪裏奔去，急得要命，但不知到底是哪裏。你知道，我們祇活一次。我們必須過真實的生活，人的生活。

他們面前顯出巨大的石頭房子。房前有一塊閃光的招牌，「台利金父子商號」。

兩弟兄停在房前。

他推門。一陣狂暴的犬吠。一個僕人牽一匹大狗，這狗緊掙帶子，想去咬巴甫洛夫。遠處，可以看到園丁在蘋果樹叢中工作。

巴甫洛夫走過很大的蘋果園。這種秋天的富饒，這種蓬勃的力量和生命的燦爛，看起來是這樣美麗，巴甫洛夫驚奇而愉快地站下了。

老園丁手裏拿着剪子走向前來，他對於巴甫洛夫的歎賞顯然是高興的。

台利金的臥室裏空氣滯悶。淒涼的晚禱鐘聲也傳到了這兒。一張大橡木床。很多枕頭和羽毛墊子。

上面有一個憔悴的小老头。他氣息喘喘。一個寬肩肥胖的老婦人站在他前面，畫着十字：「阿希普·塞米若尼奇，你应当領聖餐了。彼得神父在這等着呢！」

台利金：（煩躁地）不要緊，他能等的。叫他兒子先進來。他到底是個聖彼得堡的醫生。老婦人：你腦子裏還有世俗的念頭啊！

台利金：閉嘴吧，你这老傢伙！

巴甫洛夫被這位老婦人引着走過擺滿箱子的狹窄外間。彼得神父在這兒坐在凳子上。

巴甫洛夫：父親麼？

彼得神父：（粗聲粗氣的）對啦——還能是別人嗎？去吧！他要先見你。死已經当面盯住他了，他還在想世上的玩意呢！去吧。

巴甫洛夫走進台利金的臥室，後邊跟着一個窄胸的高個子。後者吻吻台利金的手：

「你覺得好一點麼，父親？」

台利金：不怕，我死不了——就是要苦惱你們大家。他能把我治好，你看着好啦，走開吧！

剩下巴甫洛夫和台利金。

台利金：我喘不過氣來。除了我，每個人都能暢快的呼吸。（冷笑着）我記得，你和神學生一起來過，唱着聖誕節讚美詩。

巴甫洛夫：是的，我記得。你有美味的肉餅。

台利金：你喜欢肉餅，嗯？喂，現在你來謝謝我吧！

巴甫洛夫診察病人，听听心臟，搖頭。

台利金：那麼我要死麼？瑪——啊——爾法！

老婦人來到門口。

台利金：因為他誠實，給他一百盧布。我的醫生們騙了我成千的盧布，這些混蛋！還答應救我呢！叫彼得神父來！

瑪爾法：他在这兒等着啦！

巴甫洛夫把听診器放在衣袋裏。

台利金：先別走。你告訴我——以後會怎麼樣，嗯？

他坐在床上，抓住巴甫洛夫的手，用希望和恐懼的眼神盯着他。

這時彼得神父站在門口了。

台利金：你不信上帝吧，我看？你信什麼呢？（一道希望的影子又掠過他的面孔。也許這個聖彼得堡醫生的信仰可以挽救一個商人的死亡吧！）

巴甫洛夫：（微笑地）我相信人，相信人類的理性！

台利金：（茫然地）相信人？（哼一聲）人是豬！你如果不吃他，他就要吃你。世道就是這樣。我把我的弟兄搞垮了，把他家裏的人趕到街上。不，我不能沒有上帝。我不能沒有上帝！

「在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下，」

听到了彼得神父的莊嚴祈禱。他慢慢地走進房間，把聖餅盒放在桌上，掃落了藥瓶子。把袈裟放在商人的頭上。向兒子示意要他走開。

巴甫洛夫退到俯臨花園和蘋果樹的窗前。他站下，滿心好奇地望着這個景象。他是不能走開的。

「我寬恕你，」彼得神父莊嚴地說。

台利金：（從袈裟下）你那兒子不信仰上帝。彼得神父，這是誰的過錯？

他突然向站在窗下的巴甫洛夫喊道：

「你怎麼知道我會活还是会死？×××：我們都是……」

他抓起彼得神父的手。吻它。抬頭看看窗外：

「今年蘋果丰收啦！（喘息）誰需要呢？」

彼得神父：（生氣地）別說瀆神的話，我要拒絕你領聖餐。

台利金：那麼我要死啦……太陽却還是發光！……菓園還是存在？（窒息）為什麼？也許

為你麼？誰呢？

巴甫洛夫：（鎮靜地）你心多麼毒啊，台利金先生。是的，菓園會存在的……

台利金：它們不能存在，去你的吧！不，不能存在。不能存在，我告訴你！瑪——啊——

爾法！

老婦人又在門口出現。

台利金：菓園，菓園……砍掉它！

老婦人的臉上顯出恐怖。

彼得神父：阿希普·謝苗諾奇清醒一下吧！

台利金：（對老婦人）你聽見我的話沒有？馬上叫僕人們去！

彼得神父：去吧，伊凡，去吧！（走到兒子跟前，往門那兒推他）看你把他惹的吧……

台利金拿出最後一點力氣，扶着傢具，踉蹌走到窗前。彼得神父驚惶地站在門旁。

巴甫洛夫走過花園。站下。

僕人們吓得發白的臉。手裏握着斧子。瑪爾法啞口無言地靠在門檻上。園丁雙手掩面，不願看到他一生勞作的毀滅。

遠處是台利金的枯衰的身影，喘息着，出現在窗前，喊道：

「想隨你們的便麼，你們這些豬！砍掉，我告訴你們！砍掉！」

台利金的特寫。惡毒的喜悅。斧子的丁丁的聲音。他突然搖搖晃晃，倒在一邊了。

園裏立刻現出鬆快的寂靜。

園丁摸摸樹上的裂口。老人臉上滾下淚珠。

巴甫洛夫激動地站在那兒。晚禱的鐘聲仍然憂鬱而均勻地响着。

突然响起狂歡的舞曲。

德米特里在唱莫索爾斯基的「神學生」。

panis, piscis, crinis, finis, Ignis, lapis, pulvis, cinis……

德米特里彈着六絃琴。擺着食品的桌子。伊凡在稍遠的一邊。

德米特里：那老商人是個怪物。不过你應該收起那一百盧布。你真是應該收下！（德米特

里用叉子挑起一個醃蘑菇，嚐一嚐。）

他的母親微笑地走來，看着他。

母親：我想你們彼得堡的要比這個好一點吧？

德米特里：不，母親。那裏沒有蘑菇，也沒有草地。（向伊凡擠眼）只有剪短頭髮的女學

生，他們都抽煙，都單獨過活。

母親：我不信就會允許這樣的事情。

小門响了。母親去開門。彼得神父進來，把她輕輕推到一旁，一直走向他的房間。把自己鎖到裏邊。

母親：你們爭吵了？

巴甫洛夫：還沒有。

在彼得神父把自己鎖起來的房間裏面嘆通一聲。像有什麼重東西落到地板上，接着又一聲。

母親：上帝慈悲吧！

伊凡決然地大步走到門前。敲門。父親終於開了門。他的眼神變樣，頭髮散亂。落到地板

上的書籍。

父親：你要什麼？

母親：來吃晚飯吧，我們等着你啊！

父親：你們吃吧，不用等我。

他想要關門，但伊凡已經進來。他的父親走到書架前，把書籍一本本地扔到地板上……

別林斯基……

車爾尼雪夫斯基……